



电波怒汉万峰： 王八蛋拿我节目当娱乐

我激动因为问的问题蠢

记者(以下简称“记”):您主持《伊甸园信箱》有10多年时间了,您一直都是这么骂过来的吗?

万峰(以下简称“万”):那不是的,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也是有温和的时候的,后来慢慢的不知道怎么的,可能就开始变得激动了吧。

记:为什么呢?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激动呢?

万:这个问题问得有意义吗你觉得?激动,激动还有理由吗?你打来热线,问愚蠢的问题,而且你还不觉得这是愚蠢的,这不该骂吗?就像有的小姑娘,打来电话的时候哭哭啼啼的,说爱上什么人,发生关系了,现在出了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年纪轻轻的知道什么叫“爱”吗?既然爱了,出了问题了又哭了。哭什么?出了问题就要面对,就要解决嘛,哭哭啼啼能解决问题?

记:10年下来了,您觉得您的听众有什么变化吗?比如打进热线的人的问题。

万:没什么变化。喜欢我的人还是喜欢我,讨厌我的人也一样讨厌我。问的问题么也一样是性啊、家庭啊、爱情啊,总是大同小异的。

我骂人因为我投入

记:您还记得第一次骂人的情形吗?最近骂得最凶的是什么时候呢?

万:第一次的情况谁还记得啊!最近最凶的么就是上次在上海,那个问我该怎么把同居的女朋友甩了的男人。我在节目里就直接骂他“臭流氓”,他可不就是臭流氓吗?

记:在“伊甸园信箱”里,你好像一直在骂人。一个半小时这么骂你不累吗?

万:做节目就是要投入。我骂人是因为我投入了,我替你着急我关心你。我只是比较容易激动而已。

家人从不听我节目

记:您家人听您这么骂人,不会劝您不要激动、心平气和点吗?

万:我们家人从来不听我的节目。有的时候我老婆偶尔听到了,就骂我这么介凶的,然后就关了。我女儿也不听我的节目的。

记:您在家里也这么凶吗?

万:有时候吧。有时候跟我女儿顶嘴,顶着顶着就吵架了,然后就打冷战,不过过段时间她又跑来叫我了。

我女儿没这方面问题

记:您在节目中对听众进行性教育,对您女儿也教育吗?您女儿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呢?

万:她没有的。我也不教育她。我很早就有很多青春期性教育方面的书,家里乱放的,她想看自己就去看了,她怎么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呢?

记:有人会向你当面倾诉,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吗?你也骂吗?

万:有啊,我的朋友啊,男的、女的。我当然也会骂他们,不过骂完了,他们还得谢我,哈哈。

我会一直主持下去

记:您是想用您的节目来教育听众,但是现在很多人是在拿您的节目娱乐自己,一听而过,您对于这种现象怎么看呢?

万:那是少数王八蛋的做法。我的节目总不能一直严肃吧?总要有调侃、开玩笑的时候吧。比如有一次有人打电话进来,说“万峰啊,我发现我的小鸡鸡不直”,我就说了“你要他那么直干嘛?又不当尺子用的!”这不就是调侃嘛?

记:您有没有考虑过要休息呢?还是您会把这个节目一直主持下去吗?

万:这个工作也不错了,也算个好工作。能做的活我干吗不做?我会一直这么做下去的。



●现场

7月12日晚,记者进入《伊甸园信箱》录制现场,零距离观看万峰录节目。这个节目晚上10点开始,按照大厅保安的说法,通常万峰总是在9:55分的时候急匆匆进演播间。

21:33 万峰出现在大厅,跟记者闲聊,聊他爱的电影,他的业余生活;

21:55 急匆匆上二楼,记者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脚步;

22:01 戴上耳机;

22:03 节目开始,播气象,情绪稳定;

22:12 接进第一只热线;

22:14 第一次开骂,“你听我说好不好?不听我说你打什么热线?”情绪激动……

今天的节目显得比较平稳,直到记者离开,万峰唯一骂得凶的话是“多么无聊、无知、无耻”。记者想像中他骂得唾沫横飞、捶桌跺脚的状况并没有出现。“其实他激动更多的就体现在语气上,生气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大动作的。”跟拍了三天的钱江频道同行(这是电视台《万峰时间》开播的第三天,节目实时播出,为《伊甸园信箱》的电视版)告诉记者。

本以为万峰情绪那么激动,总要停下来喝口水的,没想到他根本不用。记者留意到,万峰对音乐还是充满“尊重”的:心情好的时候,他也会随着音乐点头;要接电话之前,总是要等一个音乐节奏放完了……

●采访手记

第一次,绝对是第一次——联系采访的时候已经被万峰好生教育了一番,没想到在省广电集团大厅正式采访的时候又被他当众几次抢白。汗!

或许跟他本身就是媒体人,也确实接受了蛮多采访有关,几乎就在记者问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,万峰就毫不留情地指着记者说:“你这些问题我都知道,没新意,没新意。”嗓门很大,语速很快,根本没有顾及坐在面前采访他的是一个——小姑娘。

原定7月11日下午有十分钟左右的采访,记者最后得到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,整个过程,万峰的情绪始终处于“高昂”的状态,高嗓门配上丰富的面部表情和时不时的肢体语言,记者时刻感受到四周含笑的目光——是在笑又有人主动找上门挨骂呢,还是其他?不过,另一方面,记者也相信了,他确实有足够的精力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一直激动。

4点53分了,他主播的下午五点档新闻马上就要开始。万峰终于坐不住了,起身抱着报纸加快步子往里赶。这时,记者问出了那个酝酿已久的问题——“万老师,您真的叫万峰吗?”

或许没有想到最后记者会问这样的问题,万峰笑了。他回头,没有停下脚步,用依然很高的嗓门说:“你管我叫什么呀。”然后扬长而去。

再汗!

一直以来,记者以为万峰就是那种遇人就骂、没事找事的人。不过,结束采访,走出省广电厅大楼的时候,记者突然释然,甚至觉得:这个一直以“怒汉”面貌出现在电波、电视屏幕上的人,其实是个有责任心的人。